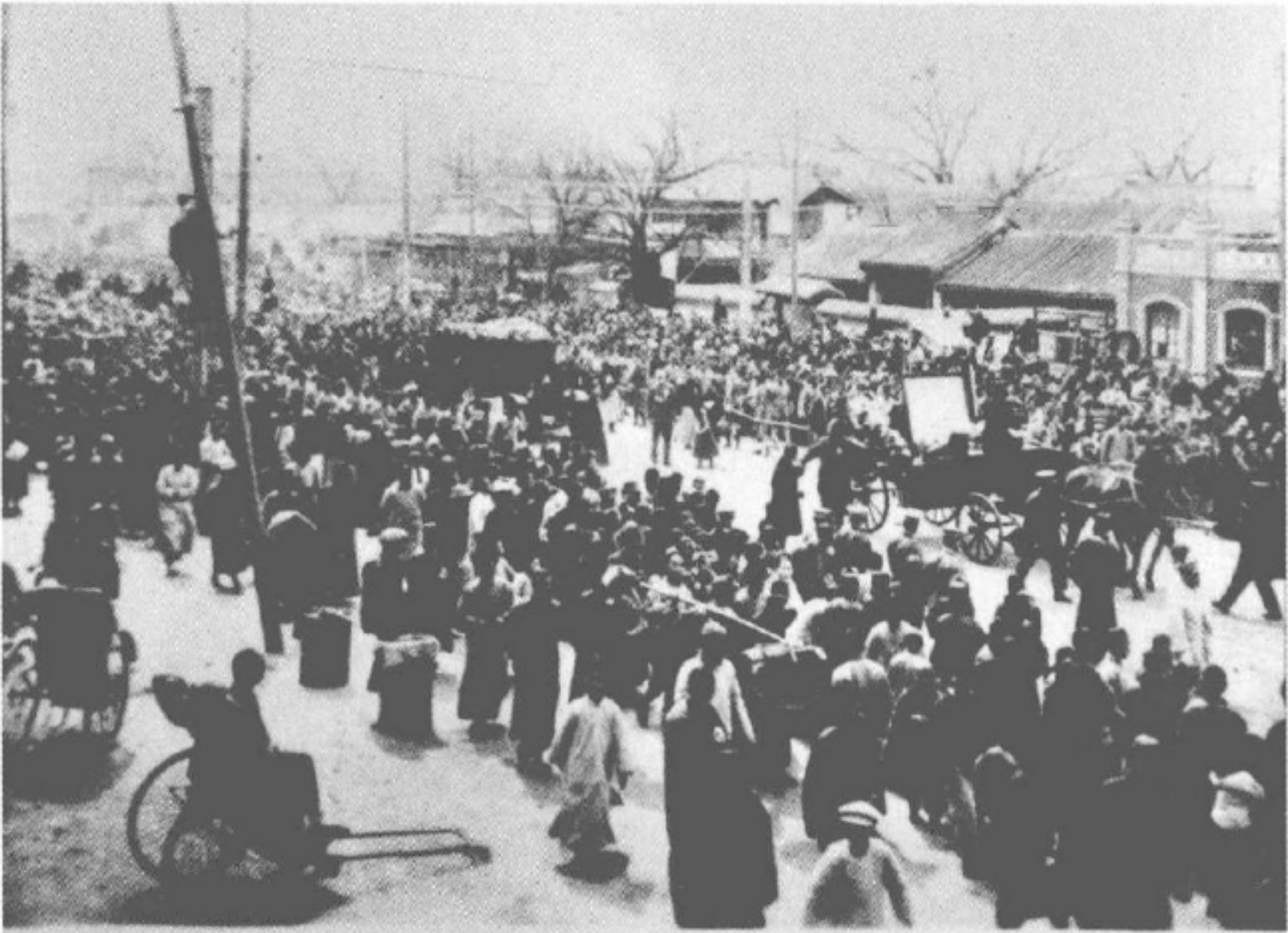


腐液放净，史蒂芬将遗体揩净后用白色绷带包裹周身，然后移入美式沉香木棺，暂时重新放回石龛之内。22日晨7时，迎枢专员指挥守灵卫士将灵柩移到金刚宝座塔前下方的普明妙觉殿。8时许，宋庆龄等人赶到，由史蒂芬医生及助手、护士将遗体以白绸裹缚，并为孙中山理发、更衣。更衣完毕后，在宋庆龄等家属的守视下，由孙科等人将遗体移入另一具新棺——特制的美式铜棺。这具棺槨是1925年决定将孙中山土葬之后，治丧处特地向美国定购的，早在1925年8月便已运抵上海，存放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内，1927年5月转运至南京，1928年12月运抵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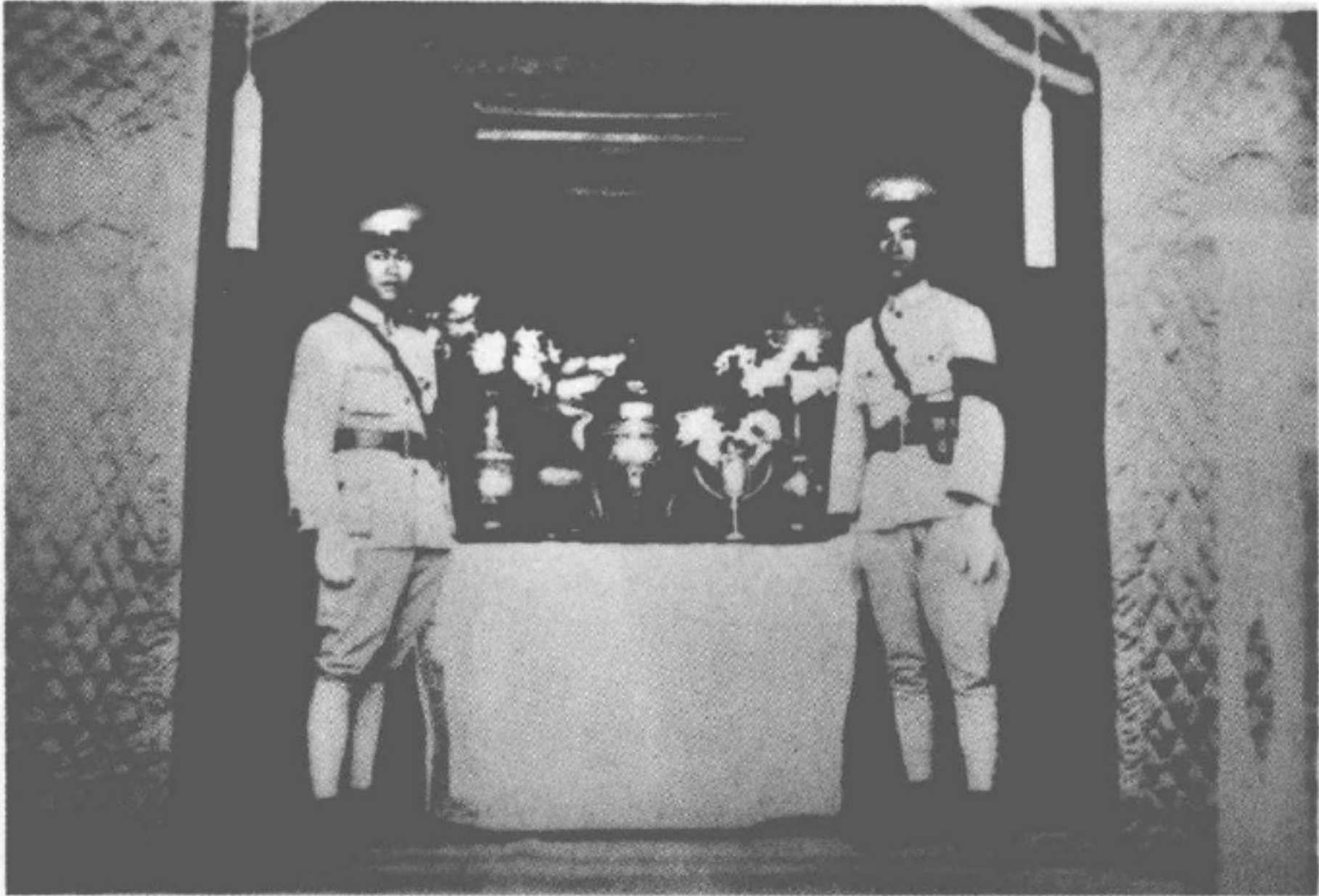
由于北平距南京路途遥远，为安全稳妥地运送孙中山的灵柩，“奉安委员会”特地根据不同路段的具体情况安排了不同的运输方式和相应的运输工具。在从北平西山碧云寺至前门火车站这第一路段，完全采用人力，承担此项重任的则是西长安街日升杠房，雇用的杠夫分为三班，每班除64名杠夫外，还有拨旗夫、拉幌夫以及负责遗像亭的夫役等，总人数为283名，一律身着蓝白两色的统一服装。从北平前门火车站至长江北岸浦口之间的运输则采用火车。当时共安排了九组专

身着蓝白两色统一服装的杠夫





从西山碧云寺至前门
火车站的路上，北平市
民为孙中山先生送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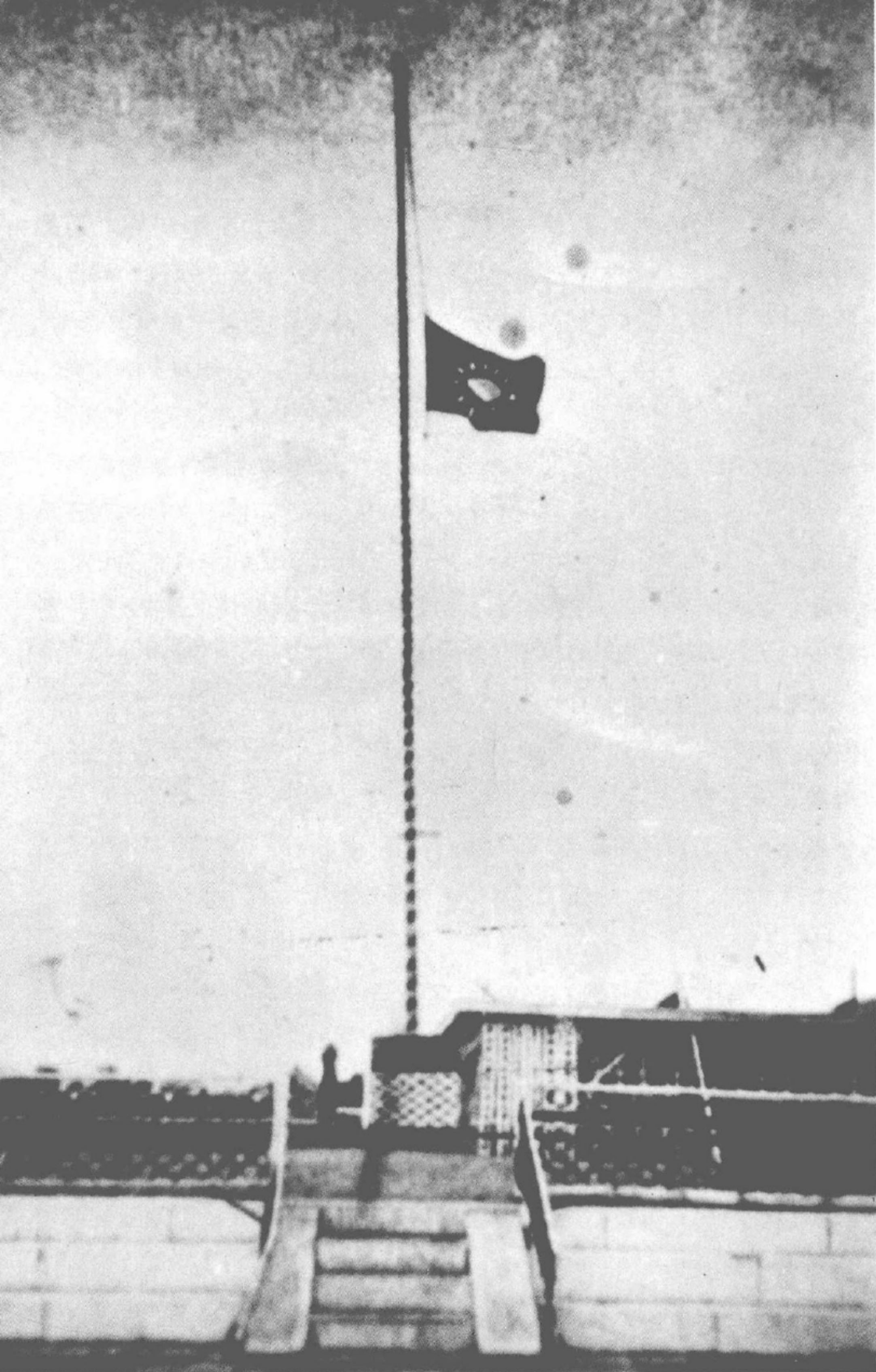


奉安大典前北京
移灵的情形



列，其中第六列为灵柩专用的“灵车列车”，共挂15节车厢。5月26日，迎灵专列起程南下，至5月28日上午10时抵达浦口。在由浦口横渡长江时，承担灵柩运输任务的是海军“威胜”号军舰，当时参加仪式的中国海军“通济”“楚有”“豫章”等舰艇均在江面列队拱卫，包括参列的日、英、法等外国舰船，一律降半旗致哀，并鸣放礼炮。5月28日12时10分，“威胜”号抵达下关中山码头。灵柩上岸后，由北京杠夫抬入灵车，在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孙中山家属，均亲手扶棺奉移。下午3时15分抵达中央党部，仍由北京杠夫将灵柩移入祭堂。接下来是为期三天的公祭日。从5月28日起，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在中央党部守灵，3人为一班，每班4小时。第一班由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守灵，共22班，直至6月1日奉安日为止。三天公祭结束后，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席楚霖任宣赞。参加封棺典礼的有宋庆龄、孙科、陈淑英、孙治平、孙治强、孙穗英、孙穗华、孙婉、戴恩赛、孙满、孙乾、陈少白、林焕廷、何香凝、宋霭龄、宋美龄、宋子良、郑洪年、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众人鞠躬默哀后，由蒋介石率领依次至灵前瞻仰孙中山遗容，然后封棺。蒋介石、孙科、孔祥熙率领孙中山生前卫士黄惠龙、马湘、陈兴汉、刘钺、肖芹将铜棺安盖。蒋介石、孙科、孔祥熙亲自涂殡。7时，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然后依次退出，封棺典礼结束。

6月1日，举世瞩目的奉安大典正式开始了。当天凌晨2时起，沿中山路两旁已挤满送殡的群众。3时20分，宋庆龄、孙科夫妇及子女、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夫妇、宋霭龄、朱执信夫人杨道仪、唐绍仪、陈少白、张继、叶恭绰、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宫崎龙介以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葬礼筹备委员、迎柩专员、各国专使代表等陆续到达中央党部。早晨4时起灵，孙中山家属亲故、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葬礼筹备委员、迎柩专员等都进入灵堂，依次排列，各国专使则退至前院，肃立恭候移灵。典礼由胡汉民主祭，然后由孙中山家属、亲故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奉安委员、迎柩专员、葬礼筹备委员等恭候灵柩，总干事孔祥熙执旗前导。4时15分，狮子山炮台开始鸣礼炮101响，灵柩移出大门，由杠夫抬上汽车。汽车的四周遍扎白彩球，上覆党旗、国旗。灵柩扶上汽车后，孙中山家属、亲故及各委员、各国专使等即加入第七行列，宋庆龄、陈淑英、孙婉、何香凝、宋美龄、宋霭龄等女眷在特制黑色布幔内步行出中央党部，分乘马车随灵护送，其余男宾则分左右两列分别执绋步送。4时25分，号兵吹起启行号，灵车启动。两百余名军校学生任护灵团，全副武装，分列两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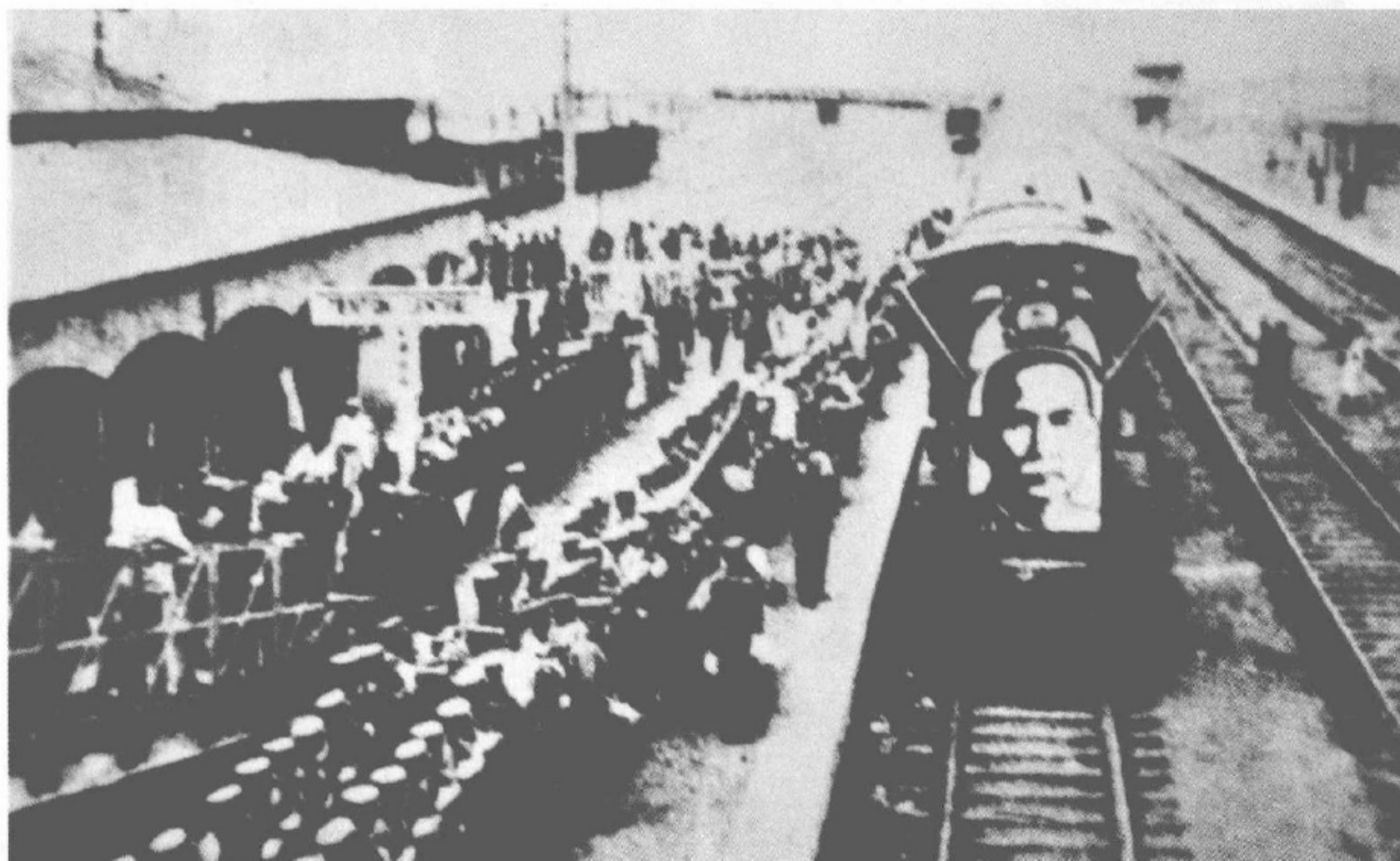
6月1日，北平社稷坛降半旗默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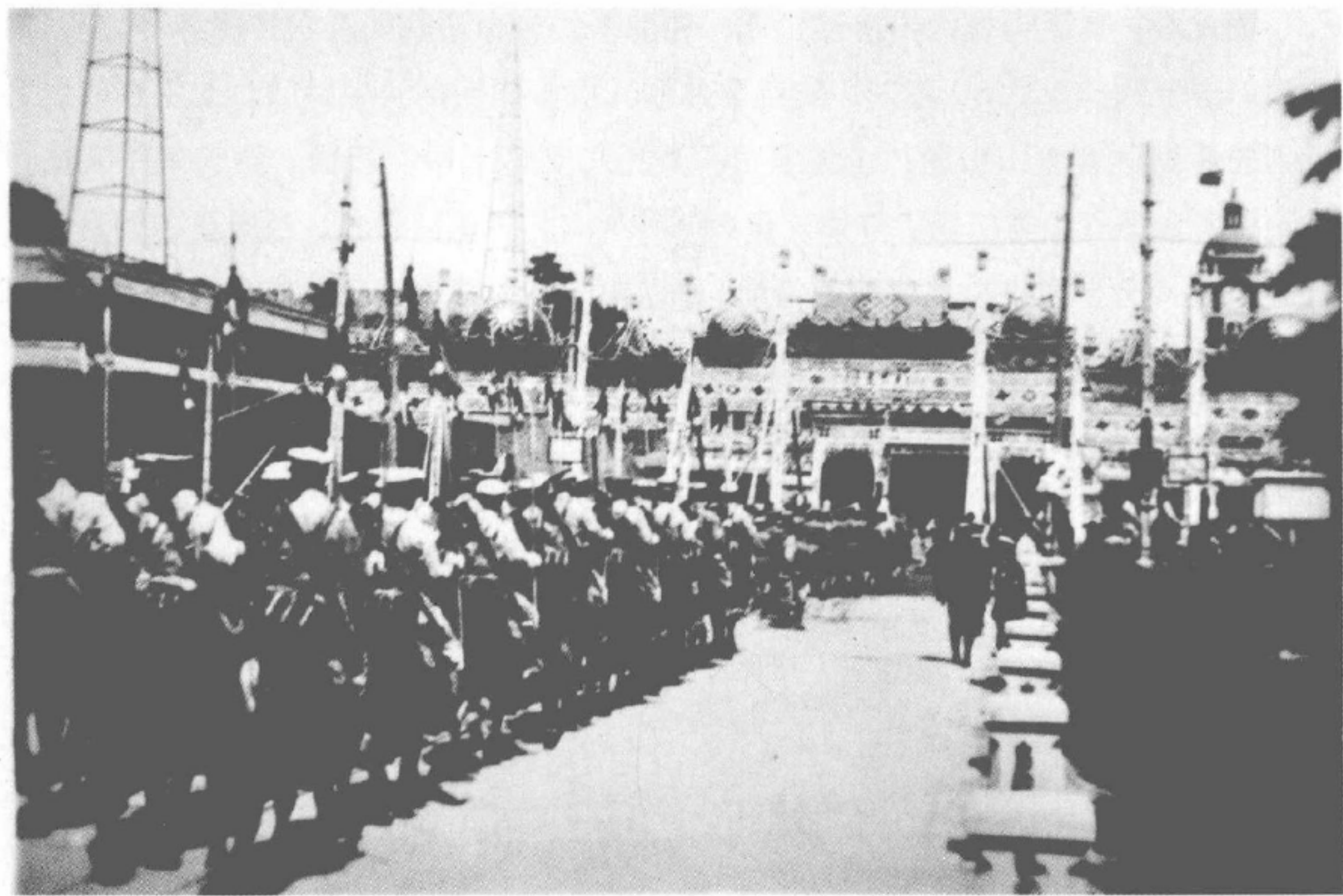
随行护卫。铁甲车及骑兵连在前面开道，由一名骑兵长官骑黑马，手执开道旗。送殡各机关团体共分十行列，在事先指定的地点依次加入，队伍长达五六里，朱培德任总指挥，姚琮、谷正伦、张治中分任各有关行列指挥。

据记载，当天迎柩大道沿途搭起松柏牌楼、青白布牌楼及救护棚等 51 座，沿途瞻仰送殡的群众达 50 万人，航空署并派飞机 5 架回翔空中致敬。上午 8 时，各行列先后到达紫金山山麓，由纠察员引导至指定地点肃立恭候。奉安筹备人员也将灵舆安置于石级前广场上守候。灵舆为亭子式，用蓝绸裹扎，四周悬白绸彩球。杠夫 108 人分别肃立在灵舆两侧等候。9 时零 5 分，遗像亭到达广场，亭前有“肃立”“致敬”旗两面，全体参加人员即脱帽肃立致敬。不久各国专使、外宾也列队到达，登上第一层石级平台恭候。9 时 20 分，灵车缓缓开到广场，停在灵舆前。家属下车，进黑色布幔中肃立于灵柩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等送柩人员由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指挥，各按规定地点肃立。9 时 30 分，由孔祥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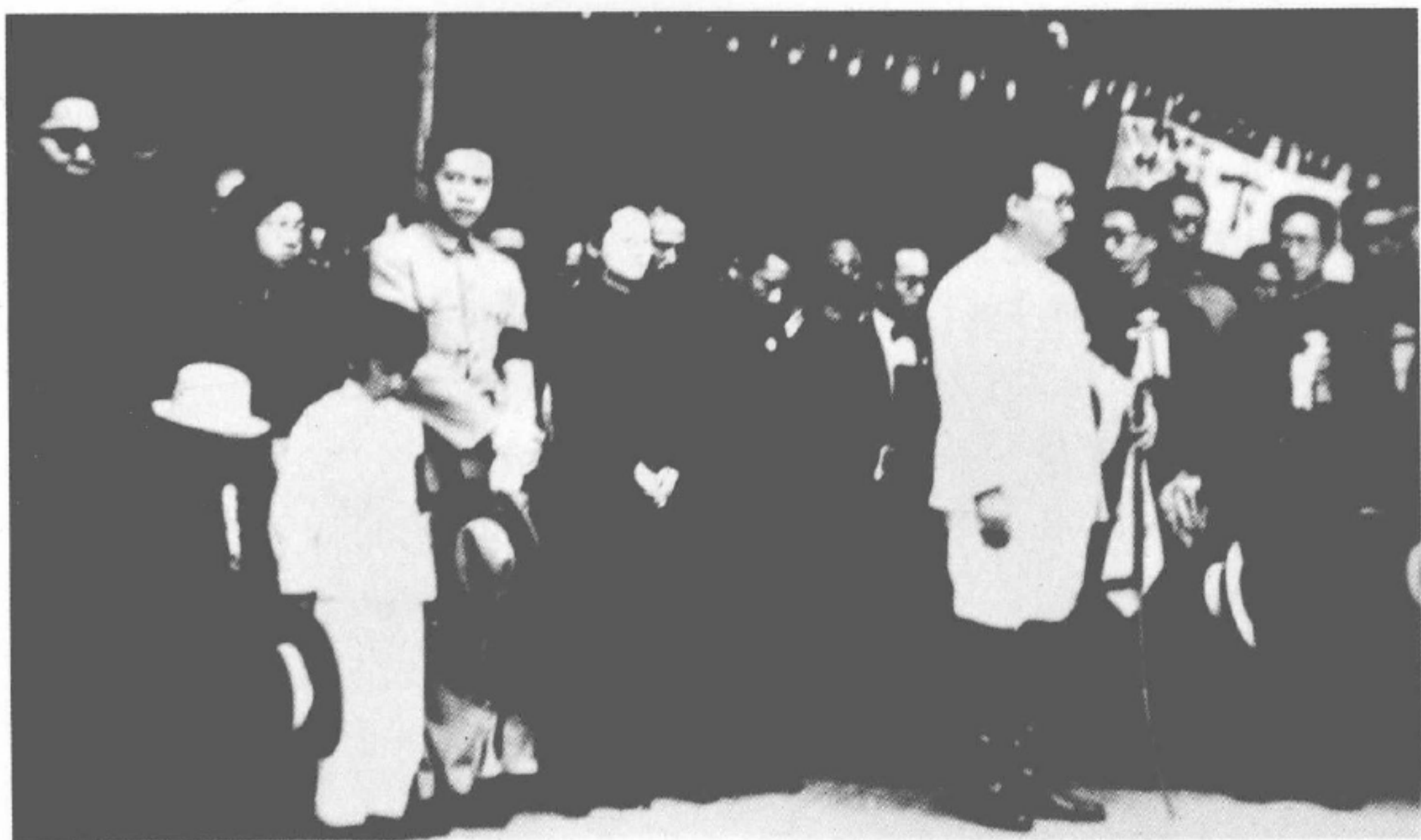


奉安大典沿途的情形（一）





奉安大典沿途的情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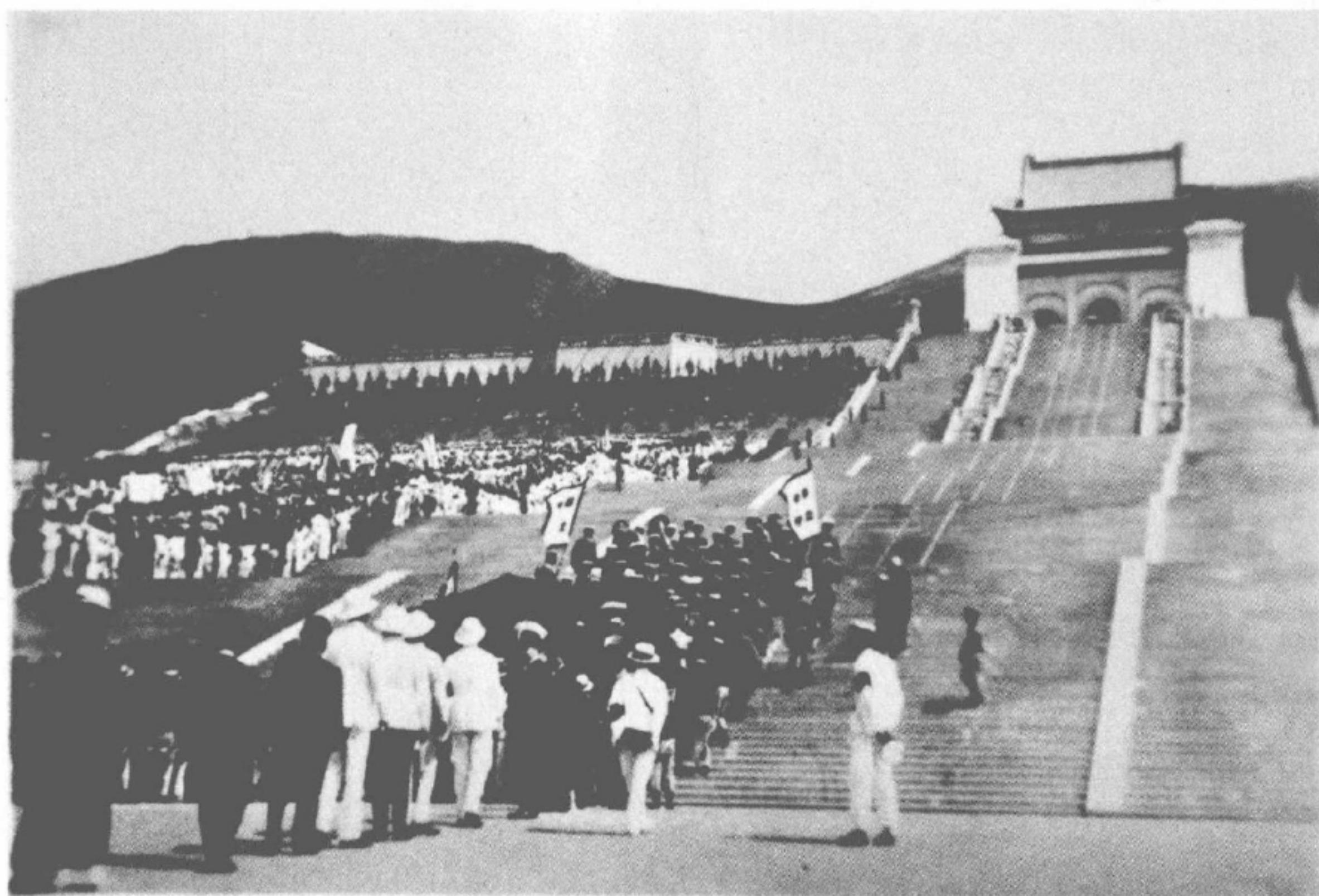
孙中山亲属在奉安大典上

吴铁城、郑洪年等率领杠夫 10 人将灵柩从灵车上降下，移上弼舆。9 时 45 分起杠，步石级而上。国民政府乐队 40 名乐师奏哀乐前导，宋庆龄率领众女眷在布幔内步行送殡，执绋人员在两侧恭扶前进。10 时零 8 分，灵舆抵达放有祭鲙的平台前，杠夫换用小杠，宣赞员宣赞，执绋人员恭扶灵柩入灵堂，停于中央，肃静片刻后，由宣赞员宣赞，举行奉安典礼。奏哀乐后，全体行三鞠躬礼，然后献花圈，读诔文，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陪祭。典礼完毕后，孔祥熙率领杠夫将灵柩移入墓室，孙中山亲属、中央代表蒋介石、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随同进入墓室，率领杠夫将孙中山灵柩奉安于圹内。这时，狮子山炮台响起 101 响礼炮，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 3 分钟，12 时，奉安完毕。在祭堂内参加大典的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然后回到祭堂，全体集合，再行鞠躬礼，奏哀乐。最后由夫人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倍极隆重的奉安大典至此宣告完成。

在奉安大典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插曲，很值得后人关注。原来自从 1927 年 7 月“宁汉合流”之后，宋庆龄便与反共的蒋介石、汪精卫决裂，并向新闻界公开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于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当移居德国柏林的她接到关于参加“奉安大典”的邀请时，为打消蒋介石借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的意图，便在动身回国之前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宣称：“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声明，我坚持 1927 年 7 月 14 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1929 年 5 月 18 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北平。下车后，她不接见任何外人，仅由孙科夫人陈淑英陪同直接乘汽车至西山碧云寺。5 月 26 日，宋庆龄随灵车南下。抵达南京后，尽管蒋介石已经为她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妹妹宋美龄也竭力挽留，但在奉安大典结束后的当晚，宋庆龄就乘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场奉安大典却与自己的政治生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他也很好地“利用”了这场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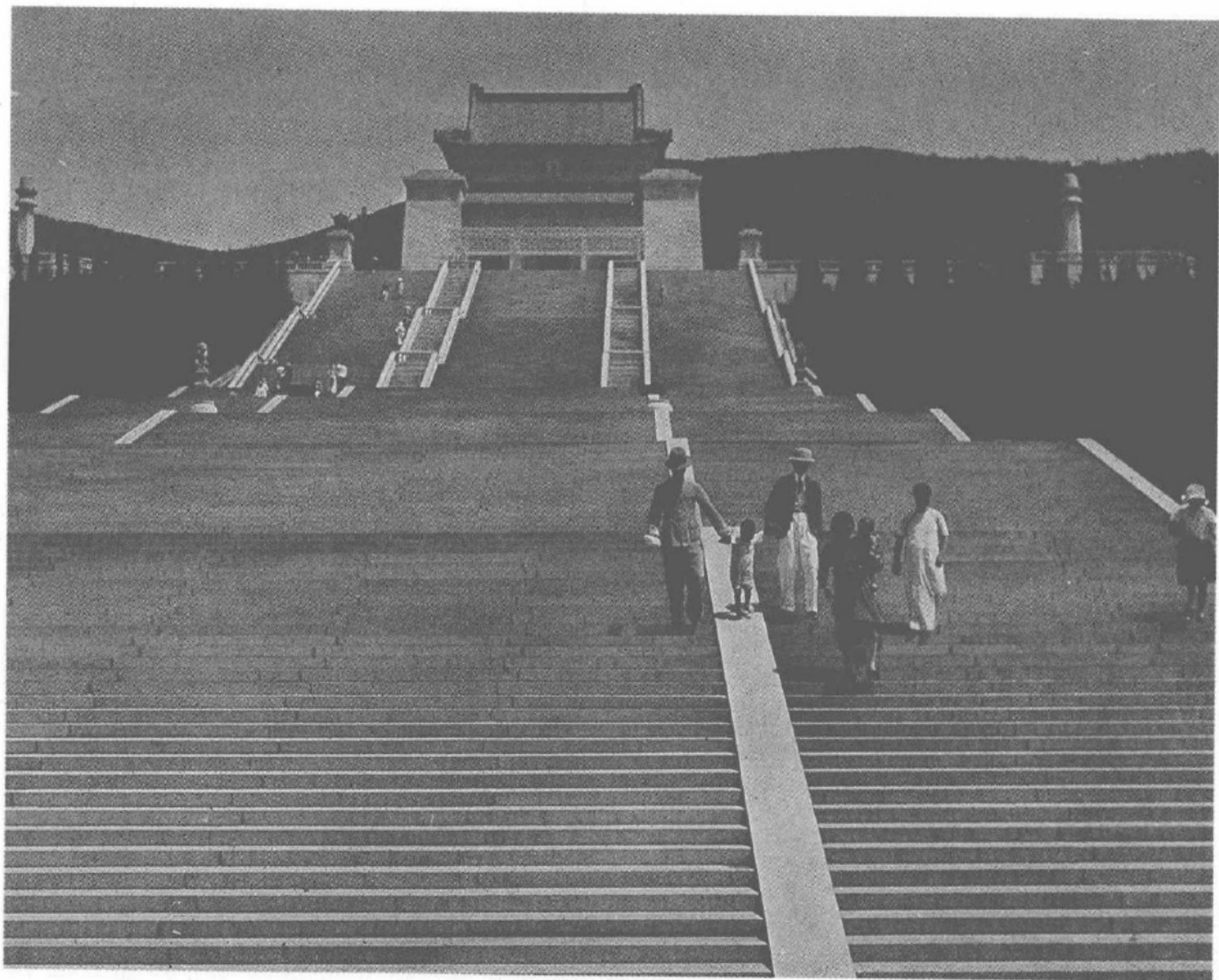
早在 1927 年 3 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不久，蒋介石就多次拜谒正在修建中的中山陵。1928 年 6 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蒋介石到北京去先行祭奠孙中山。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先后四次前往碧云寺拜谒孙中山。7 月 5 日，蒋介石还亲自开棺验



灵柩抵达中山陵的情形

看先生遗体。其本人在日记中记录：“十二时半到总理灵前启柩，省事遗容，安眠如常，而颜色苍黄，见之悲酸。不见总理已将四年，而今唯见其遗体，更令门人悲不自胜。”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继续关注中山陵的后续修筑事宜，为迎接先生遗体南迁做准备，甚至亲临现场指挥。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的灵车到达蚌埠时，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5月29日至6月1日，他连续四天来到中山陵为孙中山送葬、拜祭。

奉安大典之后的二十余年间，蒋介石常常带领部下前往集体参拜，或在中山陵前给部队训话。从此，国民党将孙中山奉为“国父”，制定各种纪念活动，包括“总理纪念周”“总理广州蒙难纪念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总理诞辰”“总理忌日”等，国民政府的许多政治教育经常安排在这里，而中山陵也就此成为蒋介石心目中“太庙式”的角色，成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圣地”。



中山陵建成后，很快成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圣地”